

中 学 语 文 扩 展 读 物

文言文译释与赏析

传记卷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荆轲传	〔汉〕司马迁(1)
苏武传	〔汉〕班 固(13)
张衡传	〔南朝〕范 晔(31)
诸葛亮传	〔蜀〕陈 寿(40)
岳飞传	《宋 史》(56)
包拯传	《宋 史》(72)
文天祥传	《宋 史》(81)
林则徐传	《清史稿》(95)

荆 轲 传

〔汉〕司马迁

〔阅读提示〕

本篇节选自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司马迁(公元前145——前90年左右),字子长,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,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,曾受宫刑,大约在公元前93年前后完成鸿篇巨著《史记》。战国后期,燕国的太子丹在秦国作人质,受到秦国的无礼相待。于是丹想办法逃回到了燕国,并打算报复秦国,但因为燕国小而兵力弱,所以一时没有能将愿望实现。后来,秦国又出动军队,一一侵占其它诸侯国的领土,并逐渐逼近了燕国国境。燕太子丹为了报仇和挽救燕国危亡的局面,于是在公元前二二八年派荆轲到秦国行刺秦王。结果荆轲行刺失败,壮烈牺牲。五年后,燕国就被秦国灭亡。

本文就是写“荆轲行刺秦王”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。它通过一系列具有特征性的细节描写,成功地突出了荆轲豪爽不羁、深沉克制和见义勇为、不惜牺牲的英雄形象,同时通过“刺秦”这一具体事件,深刻地揭示了燕秦两国间的尖锐矛盾;文章简练遒劲,人物栩栩如生,特别是易水送别和秦廷行刺两段文字,更是慷慨激烈,悲壮动人。其他如对田光、高渐离等人

的刻画，也无不是寥寥数笔就使人物跃然纸上，十分深刻生动，是传记文学中的一篇佳作。

〔原文〕

荆轲者，卫人也。其先乃齐人，徙于卫，卫人谓之“庆卿”^①。而之^②燕，燕人谓之“荆卿”^③。荆卿好读书击剑，以术说卫元君，卫元君不用。其后秦伐魏，置东郡，徙卫元君之支、属于野王^④。荆轲尝游过榆次，与盖聂论剑^⑤。盖聂怒而目之，荆轲出。人或言复召荆卿，盖聂曰：“曩者^⑥吾与论剑，有不称者，吾目之。试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”使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。使者还报，盖聂曰：“固去也，吾曩者目摄之^⑦！”荆轲游于邯郸，鲁句践与荆轲博^⑧，争道^⑨，鲁句践怒而叱之，荆轲嘿^⑩而逃去，遂不复会。

荆轲既至燕，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^⑪高渐离。荆轲嗜酒，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，酒酣以往^⑫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中，相乐也。已而相泣，旁若无人者。荆轲虽游于酒人乎^⑬，然其为人沉深好书；其所游诸侯^⑭，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。其之燕，燕之处士^⑮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

居顷之^⑯，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^⑰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尝质于赵；而秦王政^⑱生于赵，其少时与丹欢。及政立为秦王，而丹质于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归。归而求为报秦王者^⑲，国小，力不能。其后，秦日出兵山东^⑳，以伐齐、楚、三晋，稍蚕食诸侯，且至于燕。燕君臣皆恐祸之至。太子丹患之，问其傅鞠武^㉑。武对曰：“秦地遍天下，威胁韩、魏、赵氏。北有甘泉、谷口之固^㉒，南有泾、渭之沃^㉓，擅巴、汉之饶^㉔，右陇、蜀之山^㉕，左关、骹^㉖之险，民众而士厉，兵革有余。

意有所出，则长城之南，易水以北^㉑，未有所定^㉒也。奈何以见陵^㉓之怨，欲批其逆鳞^㉔哉！”丹曰：“然则何由^㉕？”对曰：“请人图之。”

居有间^㉖，秦将樊于期^㉗得罪于秦王，亡之燕，太子受而舍^㉘之。鞠武谏曰：“不可。夫以秦王之暴，而积怒于燕，足为寒心；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！是谓‘委肉当饿虎之蹊^㉙’也，祸必不振^㉚矣！虽有管、晏^㉛，不能为之谋也。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^㉜。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、楚，北购于单于^㉝，其后犹可图也。”太子曰：“太傅之计，旷日弥久^㉞，心恨然^㉟，恐不能须臾，且非独于此也，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，归身于丹，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，置之匈奴，是固丹命卒之时也！愿太傅更虑之。”鞠武曰：“夫行危欲求安，造祸而求福，计浅而怨深，连结一人之后交^㊱，不顾国家之大害，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。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，必无事矣^㊲。且以鸱鸢之秦^㊳，行怨暴之怒，岂足道哉^㊴！燕有田光先生，其为人智深而勇沈，可与谋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，可乎？”鞠武曰：“敬诺。”出见田先生，道：“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。”田光曰：“敬奉教。”乃造焉^㊵。太子逢迎，却行为导^㊶，跪而蔽席^㊷。田光坐定，左右无人，太子避席^㊸而请曰：“燕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。”田光曰：“臣闻‘骐骥^㊹盛壮之时，一日而驰千里；至其衰老，弩马先之。’今太子闻田光盛壮之时，不知臣精^㊺已消亡矣。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，所善荆卿可使也。”太子曰：“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，可乎？”田光曰：“敬诺。”即起，趋出。太子送之门，戒曰：“丹所报，先生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也！”田光俛^㊻而笑曰：“诺。”俚行^㊼见荆卿，曰：“光与子相善，燕国莫不知。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^㊽，幸而教之，曰：‘燕秦不两立，愿先

生留意也。’光窃不自外^⑤，言足下于太子也，愿足下过太子于宫！”荆轲曰：“谨奉教。”田光曰：“吾闻之，长者为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：‘所言者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泄。’是太子疑光也。夫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节侠也。”欲自杀以激荆卿，曰：“愿足下急过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”因遂自刎而死。

荆轲遂见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；有顷，而后言曰：“丹所以诫田光先生毋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谋也；今田光先生以死明不言，岂丹之心哉！”荆轲坐定，太子避席顿首，曰：“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，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^⑥。今秦有贪利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；非尽天下之地，臣海内之王者，其意不厌^⑦。今秦已虏韩王^⑧，尽纳其地。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。王翦^⑨将数十万之众距漳、邺^⑩，而李信出太原、云中^⑪。赵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；入臣则祸至燕。燕小弱，数困于兵。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。诸侯服秦，莫敢合从^⑫。丹之私计，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，窥以重利^⑬；秦王贪，其势必得所愿矣。诚得劫秦王，使悉反诸侯侵地，若曹沫之与齐桓公^⑭，则大善矣。则^⑮不可，因而刺杀之，彼秦大将擅兵于外，而内有乱，则君臣相疑；以其间诸侯得合从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愿，而不知所委命^⑯，唯荆卿留意焉。”久之，荆轲曰：“此国之大事也，臣弩下，恐不足任使。”太子前，顿首固请毋让，然后许诺。于是尊荆卿为上卿，舍上舍^⑰；太子日造门下，供太牢^⑱，具异物，间进车骑、美女，恣荆轲所欲，以顺适其意。

久之，荆轲未有行意。秦将王翦破赵^⑲，虏赵王，尽收入其地；进兵北略地，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惧，乃请荆轲曰：“秦兵旦暮渡易水，则虽欲长侍足下，岂可得哉！”荆轲曰：“微太子言，臣愿谒之^⑳。今行而毋信^㉑，则秦未可亲也。夫樊将军，

秦王购之金千斤，邑万家。诚得樊将军首，与燕督亢^⑦之地图，奉献秦王，秦王必说^⑧见臣，臣乃得有以报。”太子曰：“樊将军穷困来归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，愿足下更虑之！”荆轲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见樊于期，曰：“秦之遇将军可谓深^⑨矣，父母宗族皆为戮没^⑩。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，邑万家，将奈何？”于期仰天太息流涕，曰：“于期每念之，常痛于骨髓，顾计不知所出耳。”荆轲曰：“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，报将军之仇者，何如？”于期乃前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荆轲曰：“愿得将军之首，以献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见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搥其匈^⑪，然则将军之仇报，而燕国见陵之愧除矣。将军岂有意乎？”樊于期偏袒扼腕^⑫而进曰：“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^⑬也，乃今得闻教。”遂自刎。太子闻之，驰往，伏尸而哭，极哀。既已不可奈何，乃遂盛樊于期首，函封之^⑭。

于是太子预^⑮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赵人徐夫人^⑯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王以药淬之^⑰；以试人，血濡缕，人无不立死者^⑱。乃装为遣荆卿。燕国有勇士秦武阳，年十三杀人，人不敢忤视^⑲。乃令秦武阳为副^⑳。荆轲有所待，欲与俱，其人居远，未来，而为治行^㉑。顷之，未发。太子迟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复请曰：“日已尽矣，荆卿岂有意哉？丹请得先遣秦武阳。”荆轲怒斥太子曰：“何太子之遣！往而不反者，竖子也^㉒。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！仆所以留者，待吾客与俱；今太子迟之，请辞决矣。”遂发。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；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^㉓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^㉔，为变徵^㉕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又前而为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复为羽声^㉖慷慨，士皆瞋目^㉗，发尽上指冠。于是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

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资币物，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^㉘。

嘉为先言于秦王，曰：“燕王诚振怖^④大王之威，不敢举兵以逆军吏，愿举国为内臣，比诸侯之列，给贡职如郡县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。恐惧不敢自陈，谨斩樊于期之头，及献燕督亢之地图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闻大王。唯大王命之。”秦王闻之大喜，乃朝服，设九宾，见燕使者咸阳宫。荆轲奉^⑤樊于期头函，而秦武阳奉地图匣，以次进；至陛^⑥，秦武阳色变振恐，群臣怪之。荆轲顾笑武阳，前谢曰：“北蕃蛮夷之鄙人，未尝见天子，故振怖。愿大王少假借之^⑦，使得毕使于前。”秦王谓轲曰：“取武阳所持地图。”轲既取图奏^⑧之。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见；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袖绝；拔剑，剑长，操其室^⑨。时惶急，剑坚^⑩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环柱而走；群臣皆愕，卒^⑪起不意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：群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；诸郎中^⑫执兵皆陈殿下，非有诏召不得上。方急时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轲乃逐秦王，而卒惶急，无以击轲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时，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^⑬荆轲也。秦王方环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为。左右乃曰：“王负剑^⑭。”负剑，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股。荆轲废^⑮，乃引其匕首以揕秦王，不中，中铜柱。秦王复击轲，轲被八创。轲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^⑯以骂曰：“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”于是左右既前杀轲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

.....

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，私曰：“嗟乎！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！甚矣吾不知人也！曩者吾叱之，彼乃以我为非人也！”

〔注释〕

①庆卿：齐有姓庆的人家，大概就是荆轲的本姓，庆与荆音近，燕人称荆卿，许是由于方音关系。②之：往。③卿：古时对男子的尊称。④支属：亲属。⑤盖聂：战国时的一个勇士，通剑术。⑥曩(náng)者：前些时候。⑦目摄之：用目光降服了他。摄通“慑”。⑧鲁句(gōu)践：人名，精通剑术。博：赌博，即下棋。⑨争道：在棋局上争抢胜利的棋步。⑩嘿(mò)：同“默”。⑪狗屠：以宰狗为业的人。筑：一种乐器，似琴，有弦，以竹击之。⑫往：后。⑬游于酒人：与酒徒为伍。⑭其所游诸侯：他所到过的诸侯国家。⑮处士：古代隐居不做官的知识分子。⑯居顷之：过了一些时候。⑰燕太子丹：燕王喜之子，名丹。秦王政即位后，丹被当作人质生活在秦国。亡归燕：逃回燕国。⑱秦王政：秦王嬴政，在位三十七年，统一中国后自称秦始皇。⑲“归而”句：回来以后就寻求报复秦王的办法。⑳山东：崤山以东。㉑傅：老师。鞠武：太子丹的老师的姓名。㉒“北有”句：甘泉，山名；谷口，秦地。全句意即秦国北境有甘泉、谷口那样巩固的边塞。㉓泾、渭之沃：泾水、渭水流域的肥沃土地。㉔擅：据有。㉕陇、蜀之山：指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一带的山脉。㉖关、骹：函谷关和崤山。骹，同“崤”。㉗“长城之南，易水以北”：指燕国的领土。㉘未有所定：没有安定。㉙见陵：受凌辱。陵通“凌”。㉚批其逆鳞：批，触；逆鳞，倒生的鳞甲；相传龙颈下有逆鳞，触着它就会有遭杀之祸。这里比喻触怒秦国，一定要遭到杀身灭国之祸。㉛何由：从何着手。㉜居有间：过了一些日子。㉝樊于(wū)期：人名。㉞舍：安置。㉟当：正对。蹊(xī)：路。㊱不振：不能挽救。㊲管、晏：管仲和晏婴，两人都是齐国著名的宰相。㊳灭口：消灭秦王侵吞燕国的借口。㊴购：同“媾”，即媾和。单(chán)于：古代匈奴酋长的称呼。㊵旷日弥久：要耗费很长的时间。㊶心

恨然：心绪烦乱。恨同“昏”。⑫后交：往后的交情；后，也可作“厚”讲，理解为深厚的交情。⑬无事矣：一切都完了。⑭鸱鸢：凶猛的鸟，用来比喻秦国。⑮岂足道哉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⑯造：到。乃造焉：于是就到太子家来拜访。⑰却行为导：倒退着走给田光领路。⑱蔽席：用衣袖拂去座位上的灰尘。⑲避席：离开座位。⑳骐驎(qí jì)：名马。㉑臣精：我的精力。㉒俛：同“俯”，低头。㉓傴行：弯着腰走路，这是写他衰老的样子。㉔形：身体。不逮(dài)：不及。此句意是：不知道我的身体已不如过去了。㉕不自外：没有把荆轲当外人。㉖孤：太子丹自称之词，用孤，表示处境孤苦。㉗厌：通“餍”，满足。㉘韩王：韩国末代国君。㉙王翦：秦名将。㉚距：到达。㉛李信：秦大将。㉜合从：从，通“纵”，联合南北六国抗秦。㉝窥以重利：窥，原意是偷看，这里是显给秦王看，意即用重利引诱他。㉞“若曹沫……”：如同曹沫当年对待齐桓公那样。曹沫也是《刺客列传》里所写的一个人物，他是鲁国的大将。当时齐强鲁弱，齐国常来侵略鲁国，曹沫率兵作战，三战三败。后来齐鲁公会盟，曹沫随着庄公去参加，在会上用短剑威胁齐桓公，齐桓公被迫退还鲁国的割地。㉟则：即使。㊱委命：委托使命。不知所委命：不知道把这使命委托给谁才好。㊲舍上舍：安置在上等的宾馆里。㊳太牢：猪、牛、羊各一个的筵席。㊴王翦破赵：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灭赵。㊵微：不，没有。謁：见。㊶今行而毋信：现在去秦，没有信物。㊷督亢：燕国最好的地区。㊸说：同“悦”，高兴。㊹深：刻毒。㊺戮没：杀戮没收。没，没收为奴。㊻搯(zhàn)：刺。匈：即胸。㊼偏袒扼腕：把右胳膊露在外边，然后以左手用力握着它。这是樊于期愤恨激动的表现。㊽腐心：恨极的形容词，犹言心中积恨难消，以至于心都要给熬碎了。㊾函封：用匣子装起来。函：匣

子。⑧预：预先。⑨徐夫人：姓徐，名夫人。⑩淬(cuì)：把铁烧红浸入水中，使它坚硬。以药淬之：用毒药淬炼过。⑪“血濡……”：濡，沾染。缕，细丝。匕首上只要沾到人的一丝血，那人就立即死去。⑫忤视：正对着看。⑬副：助手。⑭为治行：替他准备行装。⑮竖子：小子。⑯既祖：祭过路神，饯行完毕。⑰和：念 hè。⑱变徵(zhǐ)：乐调名，调声悲凉。⑲羽声：调名，声音高亢。⑳瞋目：因激愤而瞪着眼看。㉑中庶子：秦官名。㉒振怖：恐惧。㉓奉：捧。㉔陛：宫殿的台阶。㉕少假借之：稍为宽容他一些。㉖奏：进献。㉗操其室：握着剑鞘。㉘剑坚：剑在鞘内插得很紧。㉙卒：同“猝”。㉚诸郎中：指宫廷里的侍卫人员。㉛提：投掷。㉜负剑：把剑背到背后。㉝废：残废。㉞箕踞：傲视对方。

〔译文〕

荆轲是卫国人。他的祖先是齐国人，迁居到卫国，卫国人就称呼荆轲为“庆卿”。后来他又到了燕国，燕国人就称呼他为“荆卿”。荆卿喜欢读书击剑，并劝说卫元君倡导击剑之术，然而卫元君没有采纳。后来秦国攻打魏国，就在魏国设置了东郡，并把卫元君的亲属迁移到了野王。荆轲曾经游历过榆次，在榆次与盖聂谈论剑术。盖聂愤怒地瞪了他一眼，使得荆轲一气之下便走了。有人提议再把荆卿叫回来，盖聂说：“以前同我谈论剑术的，凡是我觉得与我不相称的，我就用眼睛愤怒地瞪他。试着去找找荆轲看，我会再瞪他一眼，恐怕他不敢停留，早已离开了。”于是便派人前去找荆轲，结果荆轲早已驾车离开榆次了。差使回来报告情况后，盖聂感叹道：“他肯定会离开，因为我用目光就降服了他啊！”荆轲游历到邯郸，精通剑术的鲁句践同他一起下棋，荆轲毫不相让，步步争胜，鲁句

践便愤怒地斥责荆轲，荆轲不得已就默默地走开了，于是从此不再相会。

荆轲后来到了燕国，特别喜欢同那些狗屠户及善于击筑的高渐离来往。荆轲尤其爱好饮酒，于是每天便与那些狗屠户及高渐离一起在燕国的街市中饮酒，饮到高兴的时候，高渐离便击起筑来，荆轲就在街市中和着筑声高歌，相互取乐到极点。不一会儿又相互悲伤地流下泪来，就像觉得周围没有人一样。荆轲虽然与那些酒徒为伍，然而他为人很深沉，特别喜欢看书，在他所到过的诸侯国家，全是与那些贤士豪杰相交。他到了燕国，燕国隐居的贤士田光先生也很好地待他，知道他不是个一般的人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又恰逢燕国的太子丹从秦国以人质的身份逃回到燕国。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被作为人质生活在赵国。而秦王嬴政又生在赵国，他小的时候与丹一起耍得较好。到嬴政被立为秦王后，丹就被作为人质放在秦国。秦王对燕太子丹又不好，所以丹埋怨不已，进而想办法逃回到了燕国。逃回燕国后，太子丹就开始谋求报复秦王的计策，但国家太小，力量上一时办不到。后来，秦国每天都出兵攻打山东一带，目的是攻下齐国、楚国、三晋，逐渐一一吞并各诸侯国，并逼到了燕国边境。燕国君臣上下都恐惧国家灭亡的灾祸即将到来。太子丹尤其十分担心，于是便请教于自己的师傅鞠武。鞠武对他说：“秦国的地盘遍天下都是，已直接威胁到韩、魏、赵三国了。它北有甘泉、谷口那样巩固的边塞，南有泾水、渭水流域的肥沃土地，及巴、汉一带的富饶田亩；右有陇、蜀高阔的山脉，左有函谷关、崤山险峻的地势，百姓多而士兵勇猛，军队强大无比。猜想它现在准备出兵的地方，恐怕是长城以南、易水以北一带了，因为这一带它还没有能够安定。你为什么因为

自己曾经受到凌辱的怨恨就要去触怒凶猛的暴秦呢！”太子丹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又怎么办呢？”鞠武回答说：“请进来，我给你想想办法！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秦国的将领樊于期因为得罪了秦王，不得已逃到了燕国，太子丹接待了他，并把他安置了下来。鞠武建议说：“不能够留下樊于期。因为像秦王那样残暴的人，本身与燕国就积有怨恨，已足使他心寒了，更何况又听到樊将军藏在燕国，这无疑是把燕国推向灭亡的深渊，灾祸必定无法挽救啊！即使有管仲、晏婴那样的贤相，也很难为此而想出良策啊，希望太子快速把樊将军送到匈奴。以便消灭秦王侵吞燕国的借口。然后，谋求向西与三晋签订盟约，向南同齐国、楚国结为联盟，向北同单于媾和，这样才可以对付秦国啊！”太子丹说：“老师所讲的办法要耗费很长的时间，让人觉得心绪烦乱，恐怕我们不能够坚持多久了。再一点也不仅仅这样，你想想，樊将军在天下走投无路，投靠到我太子丹门下，我终不能够被暴秦所迫就抛弃了我伤心可怜的朋友，而把他送到匈奴。现在本来就是太子丹保全樊将军的时候，望师傅另想一个办法吧！”鞠武说：“你这是做危险的事情来求安定，惹些祸患来求福份，计谋浅而积怨又深，只考虑一个人往后的交情而不顾国家灭亡的巨大灾祸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‘抱起石头打自己的脚’啊！你这样做就等于把鸿毛拿到炉炭上一烤，必定什么都完了。况且凭借秦国的强大凶暴，要想在燕国身上发一点怒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燕国还有个田光先生，这人智谋深，勇力大，可与他谋划一下。”太子丹说：“愿通过师傅来与田光先生相交，可以吗？”鞠武说：“好吧！”后来，鞠武专门去找到了田先生，转告了太子丹想与他一道谋划国家大事的想法，田光欣然同意。于是就到太子家来拜访。太子丹亲自出门迎

接，并倒退着走给田光领路。到客厅后，又连忙用衣袖给田光拂去座位上的灰尘。田光坐定后，太子叫左右的人全部退下，并离开座位客气地对田光说：“我燕国同秦国现在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了，请先生帮我们费一下心。”田光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良马盛壮的时候，每天能够奔驰千里；到它衰老的时候，劣马都要超过它。现在太子你只听说我年富力强的情况，而不知道我如今已精力远不行了。不过，虽然我田光已不敢图谋国事，但我所结交的好友荆轲可以帮助你。”太子说：“我愿意通过先生来与荆卿结交，不知可以么？”田光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于是田光马上起身，迅速离去。太子送他到门口的时候，提醒他说：“我和先生所谈的是国家大事啊，望先生一定不要泄露给他人听！”田光低下头笑笑说：“你放心！”接着便佝偻着腰去会见荆卿，说：“我田光和你相交甚好，燕国没有人不知道。如今太子听说了我壮盛时光的情况，要我帮他谋划国家大事，而不知我现在的身体已不如以前了。幸而他告诉我说，燕国与秦国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，并要我好好费一下心。我想到我一向没有把您当外人，就把您的情况向太子谈了，望您到太子那儿拜访一下。”荆轲爽快地回答说：“敬请多多指教，我一定尽力而为！”田光于是说：“我听说，年老的人做事情，应不让人怀疑。如今太子曾告诫我田光说：‘所谈的是国家大事啊，望先生不要泄露’。这表明太子对我田光有不放心的地方。凡做事而让人不能信任的，这不是侠义而有气节的人！”于是田光准备通过自杀来激荆卿行动，说：“望您快点拜访太子，告诉他我田光已自杀了，表明我坚决不会泄露国事。”说完立即自刎而死。

荆轲于是迅速去拜见了太子，告诉他田光已经自杀了，并把田光自杀前说的话转告了他。太子听说了后，立即跪下，感

动不已，痛哭流涕。过了一会儿后才说：“我之所以要告诫田先生不要讲，是想成就大事的谋划。如今田先生以死来表明不说的忠心，这哪里是我心所愿的啊！”荆轲坐定后，太子离开座位恭敬地说道：“田先生不知道我无能，让您来到我这儿，使我能有机会把我心中的忧患告诉您，这是上天因为哀怜燕国而没有遗弃我的安排啊。现在秦国有吞并别国的野心，贪婪的欲望无法满足。不把天下的地盘全部占有，把各诸侯王全部臣服，它的贪欲是不会满足的。如今秦国已俘虏了韩王，完全霸占了他的国土。然后又兴兵向南攻打楚国，向北侵扰赵国。秦将王翦率领数十万大兵到达了漳、邺，而李信又出兵进攻太原、云中。赵国显然抵挡不住秦国的巨大攻势，必定会向秦称臣。赵国被灭后，灾祸必然很快降临到燕国。而燕国本来就弱小，又多次被战争困扰过。现在想来，把整个国家豁出去也不够用来抵挡秦国。各诸侯都畏惧秦国，不敢联合起来抗秦。我私下有一个打算，我认为若果真能够找到一个天下最勇敢而有本事的人，让他出使到秦国，用重利引诱秦王，恐怕会成功。因为秦王贪心较重，所以肯定会如愿。若果真能够劫持住秦王，就会迫使他把侵占的土地全部返还给各诸侯国，就像当年曹沫威逼齐王一样成功，那就太好了。即使不行，也可以趁机把秦王刺杀掉，而秦国大将又正率重兵在外，国内产生了动乱，那他们君臣之间必定产生疑心，趁此各诸侯国就联合起来，必定把秦国打败。这是我所想到的最佳办法了，但不知道该把这使命委托给谁才好，望荆卿帮我好好想一下。”过了好一会儿，荆轲才说：“这是国家大事啊，我没有什么才能，恐怕承担不了这个重大使命。”太子走上前，叩头请荆轲坚决不要推让。由于太子这样诚恳，荆轲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于是太子尊荆卿为上卿，并把他安置在上等的宾馆里。太子

每天都到荆轲住处拜访，同时送去各类珍稀物品，间或还要赠送车马、美女，尽量满足荆轲的喜好，以顺合他的心意。

过了很久，荆轲都一直没有行动的意思。秦将王翦于公元前 228 年攻破了赵国，俘虏了赵王，全部占有了赵国土地。接着又向北进军，抢占地盘，直逼燕国南部的国界。太子丹一时恐惧不已，于是连忙请求荆轲说：“秦国的军队很快就要攻过易水，我虽然想长久地招待你，但从当前的形势看，哪里能办得到呢！”荆轲说：“即使太子不说，我也要准备来见你。现在行动，但如果没有让秦王相信的物件，那就不好亲近秦国。现今那个樊将军，秦王用一千斤金和一万户人口的封地作赏格来购取他的头颅。如果确实能得到樊将军的首级和燕国督亢一带的地图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高兴地召见我，我就能够有用来报答太子的机会了。”太子说：“樊将军因为处境很困难才来归附我，我不忍心由于个人的私利而伤害长者的心意，望您另外考虑对策吧！”荆轲知道太子丹不忍心，于是就暗地里会见樊于期，说：“秦国对待将军，可以说是刻毒透顶了。你的父亲、母亲和同族的人都被杀害或没收入官为奴婢。现在听说用一千斤金和一万户的封地作赏格来购买将军的头颅，您将怎么办呢？”樊于期仰面朝天长声叹息，流着泪说：“我每每考虑，常常恨入骨髓，但是想不出什么计策啊！”荆轲说：“现在有这么一席话，可以用来解救燕国的忧患，又报将军的深仇大恨，怎么样？”樊于期上前问道：“要怎么办？”荆轲说：“希望得到樊将军的头颅来献给秦国，秦王一定很高兴地友善地接见我。我趁机左手抓住他的衣袖，而右手刺他的胸膛。那么将军的仇报了，燕国被欺侮的耻辱也除掉了。将军您是否有这个心意呢？”樊于期听后，当即脱下一只衣袖露出一只胳膊。左手握住右腕，走近一步说：“这是我日夜咬牙切齿，捶胸痛恨

所考虑的，今天才得到您的指教！”于是割颈自杀了。太子听了这件事，乘马车飞奔而去，伏在尸体上大哭，非常悲伤。事已到了这种地步，没有办法，就收拾安放樊于期头颅，用匣子封好。

于是，太子预先寻求世上锋利的匕首，得到赵国徐夫人的匕首，用一百金把它买到，叫工匠用毒药水焯火，用它在人的身上试了一下，只要沾到人的一点血丝，人没有不立刻死的。然后整理行装，准备派遣荆轲上路。燕国有个勇士叫秦武阳，十三岁的时候就杀过人，人们不敢同他正眼相看。于是叫秦武阳做副手。荆轲等待一个人，想让他一起去。那人住得很远，没有来，因而替他准备行装，等候他。过了一阵子还没有动身。太子嫌荆轲走晚了，怀疑他有改变主意后悔的想法，就又请求他说：“时间都要快完了，你难道没有动身的打算吗？请允许我先打发秦武阳去！”荆轲发怒，大声叱责太子说：“太子怎么这样派遣呢！今天去了而不能回来复命，这是没有用的人。现在是拿着一把匕首进入不可预料生死的强暴的秦国，我之所以停留下来，是因为等待我的客人一同去；现在太子嫌我走晚了，请允许我就此告别吧！”于是动身出发。太子和他的宾客中知道内情的人，都穿着素衣、戴着白帽给他送行。到了易水边，祭过路神，就要上路。高渐离敲着筑，荆轲和着节拍唱起歌来，声调悲凉，感动得众宾客都流泪哭泣。荆轲又上前高歌道：“风声萧萧啊易水寒冷，壮士一离去啊不再回还！”然后又发出悲壮激昂的声调。感染得众宾客都圆睁怒眼，头发向上竖起好像要冲起帽子。最后荆轲终于上车离去，始终不回头看一眼。

荆轲到了秦国后，拿着价值千金的礼物，优厚地贿赂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。于是蒙嘉替他事先对秦王说：“燕王确实